



“塞外清华” 内蒙古建筑学院始末

○奚树祥（1958届建筑）

2020年在呼和浩特市召开的座谈会上，内蒙古自治区郑宏副主席对清华长期以来对内蒙古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表示“清华大学高度重视与内蒙古的合作，双方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她对长期合作做出了恰如其分的总结。我毕业后的经历正好见证了这段合作。

1957年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清华、北大的领导都参加了庆祝活动。当时乘“大跃进”之风准备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应自治区乌兰夫主席的要求，清华大学要帮助自治区发展工科教育。

1958年我毕业时，响应学校的号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毕业志愿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都填“服从组织分配”，我主动填了新疆、宁夏和内蒙古。公布前夜，党支部书记记沛旋在内部会议上宣布我和罗传浩按第一志愿分配到新疆。但次日正式宣布时，我又被重新分配去内蒙古。开始有点失望，但很快，我怀着对白色蒙古包、飞驰的骏马、鄂尔多斯舞和马头琴的憧憬，愉快地接受了分配。

次日，同学们匆匆处理旧书，整理行装，互相告别，各奔前程。当天遇见赵炳时，他告诉我清华要支援内蒙古发展教育，所以把我的分配从新疆改成内蒙古。系党委书记刘小石见到我，祝愿后又叮嘱了几句说，到了内蒙古有困难可以回清华寻求帮助。我的好朋友、校团委副书记林泰叮嘱我工作后要谦虚谨慎，凡事不要太理想化，我频频点头称是。

收拾完行李，我先回杭州向母亲告别，之后没几天就乘火车去上海转车赴北京，又从北京再转车奔呼和浩特。到达之后，叫了辆三轮车，穿过老城区，先去内蒙古建设厅，再转去建筑学院报到。

呼和浩特原名归绥，1955年改为现名，当年人口还不到20万，城市居民多数是汉族，蒙古族居民大多数也已汉化，只有边远地区来呼市的蒙古族才穿着蒙古长袍、着皮靴、跨腰带，有时还喜欢驾摩托车进城。解放后少数民族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的生活比较富足，但整个城市面貌和基础建设却非常落后。

内蒙古自治区当时的教育也非常落后，只有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学院、内蒙古农牧学院和内蒙古医学院四所大学；仅有的两所工科中技学校，呼和浩特城市建设工程学校和呼和浩特机械制造业学校，前者的前身是扎兰屯内蒙古工业学校土建科，后者的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绥远省高级工业学校，是后经多次更名后成立的中专。1958年“大跃进”，自治区要发展，需要土建先行和工业基础，所以在城市建设工程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内蒙古建筑学院，在机械制造业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内蒙古工学院，俗称“戴帽子”。两所学校在成立过程中都得到了清华大学的帮助，在师资培养、学科教学、专业建设等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援；派出清华机械系主任李酉山教授来内蒙古，为新成立的工学院机械系三个专业拟定了教学

计划，提供各种教学和管理方面的资料。

清华除了分配我和土木系刘安民等人去建筑学院外，机械系的马纪龙、水利系的塔拉被分配到工学院，清华力学教研组的文健老师“文革”后也支援了工学院。1958年内蒙古工科高等本科教育由此掀开第一页。塔拉是蒙古族，后来担任工学院的党委书记，文健担任副院长。清华从1961—1963年间抽调出21名教师到工学院任教。

建筑学院位于空旷荒凉的海拉尔路旁，主楼是一栋四层楼房，办公室和教室都在里面。主楼南面是操场和一朵用作食堂的平房和锅炉房及浴室。学校北面是马路，马路对面有两栋楼，分别为学生宿舍和教师宿舍，楼的东面还有一个由几排干打垒平房组成的家属区。校门口挂了两块牌子，一块是“内蒙古建筑学院”，另一块是“城市建设部呼和浩特城市建设学校”。开始时学院暂由中专学校的曾则西校长兼管，他原来是自治区建设厅的副厅长。直到七个月之后的1959年3月，建设厅厅长崔泽霖来校兼任党委书记，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副主席李大林任院长，李仲三任教务处处长，这时学院才升级为自治区直辖高校。

建筑学院下设建工系，下属建筑学与工民建两个专业，培养出自治区第一批建筑本科生和自治区最早的一批建筑师。

报到时，接待我的是校办秘书陈宝莲，她是部队转业军人，丈夫是军区首长。她告诉我学院目前是“三无”：一无领导，二无学生，三无教师，我是最早报到的。随后有清华土木系毕业的李梅丽等七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杨敬生、天津大学的任广宗等陆续到校。学校任命我

和杨敬生分别担任建筑学和工民建两个专业的系秘书，负责筹备工作。

当时这个城市建设工程学校已有来自同济、浙大和太原工学院的四名毕业生，其中建筑学专业只有1957年同济毕业的赵向毅老师，还有六位来自苏南工专的毕业生方志云、张锡琰、邱志宏、李炳威、祝大纲和嵇训仁。除此之外，还有几位当地的教师。

当时这里生活虽然艰苦，但一群外省市来的年青人乐观期待未来。为了融入这个古老的城市，大家常利用假日逛呼和浩特市区，阅读有关内蒙古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的资料。白雪皑皑下的老城门楼、雄伟壮观的舍利图召等一批宗教建筑吸引了我们，广场上新落成博物馆屋顶上那匹奔跑的白马，马路上一排排参天的白杨树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达呼市的第一年，有感于内蒙古风情，我在《内蒙古日报》学术版上发表了长篇小说《论内蒙古建筑风格》，据说这是内蒙古第一篇讨论地方建筑风格的论文。

报到后不久，1938年清华土木系毕业的校友郑钊先生从北京到学校，担任建工系主任。他初来乍到，对系里的工作还不熟悉，就放手让我和杨敬生去做；上面下达的指示，他也总是先和我们讨论如何执行。他为人善良厚道，我们的工作关系非常融洽。

学院当时刚成立，没有学生，赵向毅老师参加联合招生组赶往上海紧急招生。当时全国统一招生已经结束，只能从落选的学生中再选，但志愿来内蒙古的学生依然很少。尽管生源有限，赵老师还是招到了六十多名学生，另有一部分由本地招生。引用清华的称呼，分别取名“建62”

□ 史料一页

与“工62”（即1962年毕业），学生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彼此关系融洽。赵老师当时担任建筑学教研室主任，我除了担任系秘书外，学校又让我兼任教研室主任，赵老师重点抓中本部教学，我负责大学部。

在师资、设备、教材“三无”的情况下，我报到一个月之后就要开课，学校命令：“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必须准时开学！”真是急煞人。

开学后，我作为系秘书，首先请中专老师帮忙上普通基础课：“高等数学”“外语”“投影几何”和“测量”，不管师资水平如何，至少这四门课开出来了。“美术”“建筑概论”“建筑初步”这三门专业基础课必须由专业老师教，浙江美院毕业的王德惠老师半年后才到。之前的美术课只能由我“滥竽充数”，没有石膏像就以静物取代，教用笔方法和临摹。“建筑概论”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建筑初步”由我和赵老师一起指导，第一年就这样对付过去了。

第二学期，内蒙古教育厅又要求建筑学院支援内蒙古师范学院地理系开设“城市规划原理”课，赵老师要我去讲。除了本校三门课加上师院的课，再加上一大堆行政工作，那段时间每天睡得极少，没日没夜地备课、上课、开会、跑北京。不但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考虑后面的课程安排以及教材和教学资料的准备，最忧虑的是没有教师。体力和精神两方面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那时唯一宽慰的是我背后有母校的强大支持。遇到困难，一放假我就调课往北京跑，向清华求援，每次两三天，每次都去找系党委书记刘小石。他比我高四届，毕业后留校，平时为人谦和、务实、理

性，深受同学们的尊重和爱戴。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都乘夜班火车到北京，一清早就去清华敲小石的门。还记得第一次去向他求助时他刚结婚不久，住在学校单身宿舍筒子楼一间房，我怀着内疚的心情轻叩房间的门，小石披衣而起，打开门热情地迎我进屋，添茶倒水。他夫人那时还裹着被子躺在床上，我小声说：“毕业时你要我有困难来清华，现在我来了。”小石听我“诉苦”后，安慰鼓励我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还说：“你来了，我就要帮你想办法。”

当时包括北京在内，各地都很难买到石膏像。小石也替我们着急。他从清华美术教研组紧急调出一批有重复的石膏像支援。半年之后有了新报到的美术老师，内蒙古建院学生才得以以上正规的素描课。

清华建筑系领导又安排资料室把重复的资料打包，分三批给我带回内蒙古，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专业资料和建筑参考图，各种教学挂图，供临摹用的钢笔画、铅笔画等。真是雪中送炭，帮我们解危。清华对内蒙古建筑学院建筑学专业的办学，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教材、教具、参考资料上的支援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师资的支援。小石答应在1959年再分配毕业生来。果然那年秋天又有田瑞玲、顾士明、郭日睿、吴炎堃、唐乙龙、杨龄玉、戴仁宗等7位毕业生到校任教。所以从二年级开始，我们师资紧张的情况就得到了缓解。

后来每年又陆续分配清华毕业生来支援，其中有1960年的周忆云，1961年的李松德和陆际明，同年还支援了两名清华建筑系有经验的在职助教李吉人（1959届建筑）和张祖荫（1959届建筑），两名未毕

业的研究生李大夏和颜承琦。到1962年底时，内蒙古建筑学院建筑学专业已有民用、工业、城市规划各个专门化的清华毕业生15人，可以从事不同课程的教学。清华建筑系将这么多毕业生集中分配到一个单位工作，建系以来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建筑学专业，清华土木系1958年同样也派了万晓爰、王麟征、李梅丽、李祖涵、刘思雄、杨洪侠6位，1959年又派了方永秀、李洪琳、王锦平、章家骥、王梦琪、乌兰娜日6位毕业生来支援，把工民建力学结构和施工两个教研组充实起来，工民建专业的教学从此也进入了正轨。清华1958年土木系毕业的刘安民毕业时也分配到内蒙古，因国庆工程需要，留校一年，参加完国庆工程后，1959年正式来校报到，到校后除了从事教学之外还担任学校科研生产组组长。为了支援内蒙古的建筑教育事业，清华真是煞费苦心，竭尽了全力。来的这些助教和毕业生，不仅在校学习成绩优秀，而且都是胸怀壮志，愿在边疆闯事业的拓荒者。内蒙古建筑学院领导对清华的支援也非常感恩，李大林院长多次要我向清华表达感谢！

除了清华支援之外，当时还有中央美院、河北美院、浙江美院、重庆建工、同济大学等都派来了各专业的毕业生，人数虽然有限，但也是有力的支援，此时建筑学教研组的教师已经发展到三十多人。加上工民建专业和基础课教师，1963年学院教师总人数已近80名，其中还有王鸿、徐国彬、马世昌、陈菊芳等四名苏联留学回来以及清华1955年毕业后留苏回来的梁庆宏副博士。此时的师资力量已相当可观，而且都是年富力强、富有朝气、学有所成的年青人，在全国新建院校中属佼佼者。

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招自内蒙古本地，他们学习勤奋、吃苦耐劳，但因见识受限，学起来稍有吃力，外地招来的学生程度也参差不齐。赵向毅老师告诉我，从落选生中招收的外地学生并非考分不够，有的相当优秀。比如有位学生，数学、物理、化学都考了100分，但却因“社会关系”复杂而未被录取。又有近十名学生到了内蒙古后，发现地区落后、学校简陋，便又找借口“逃”回上海。

1959年夏天，学校未雨绸缪要为高年级开课做准备。首先派出数理基础比较好的张锡英老师到北京建研所进修“建筑物理”，随后郑主任和学校商量派我去清华进修“中国建筑史”和“外国建筑史”，派刚报到的刘安民回清华土木系进修“结构力学”，任广宗去清华进修“钢筋混凝土结构”。此时学校即将有两个年级的学生，教研室除了要开建筑学课程外，还要给工民建专业开“建筑学”课。当时新毕业的教师还没到，师资难免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仍然决定派我去清华进修，意在让我成为内蒙古建筑学院派驻清华的代表，成为两校之间的沟通桥梁，并利用我的进修机会，敦促清华确保建9毕业生及时到校以及各项支援的落实。1959年冬天，我暂时离开学校去清华建筑历史教研组进修，受到教研室秘书吴焕加老师的欢迎和安排。我的导师是梁思成先生和赵正之教授。进修期间我还兼任梁先生的助理并协助他辅导外国留学生。

当时内蒙古建筑学院正在筹备图书馆，学校交代我的另一项任务是在北京收购国内外过期的建筑期刊和出版物。北京有较大的旧书市场，所以我常利用假日逛旧书市场，和几家旧书店建立了良好的关

□ 史料一页

系。他们帮我从各地搜集建筑类杂志和旧书，经我认可后再打包托运回内蒙古。

除此之外，我还利用进修机会复制了清华建筑系的全部教学幻灯片。当时清华建筑系有近千张教学幻灯片，允许我每周抱一摞沉重的玻璃片，坐公交车去市区复制。

当时我不属清华编制，1961年却被建筑系评为系先进工作者，出席系和学校的两级“群英会”。

对于清华长期一贯的支援，内蒙古建筑学院的各级领导非常感谢。当时内蒙古畜牧业在三年困难时期也遭到严重破坏，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只能凭票供应半斤肉。学校领导为了报答清华，通过关系争取到数量不少的牛羊肉，因怕丢失，不敢交付托运，冷冻后安排我押运到北京送给清华。学校派人帮我扛上车厢，到达北京站后，由车站工作人员帮我卸货出站，再雇车押运到清华。校办公室主任意外收到这批极其珍贵的“进口货”，非常感动，当天晚上特地在工字厅款待了我。两校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相互雪中送炭，体现了内蒙古建院与清华之间的兄弟情谊。

1961年结束进修后我便回到内蒙古，当时学校已经有三届学生。在教学中发现有个别学生非常优秀，为了帮助内蒙古培养后续师资，我和赵向毅老师商量后，向清华提交了一份“代培计划书”，准备挑选两名优秀的二年级学生送清华代培，毕业回校当教师。清华要我们提出名单向教育部报备，后来因为学校下马，计划未能实施。

在清华大学的支援下，到1963年内蒙古建筑学院已具备相当规模，图书、设备、仪器、资料室基本建立，建工系教师也已配备齐全。所有专业课程都能开课。

当时除了建筑学与工民建两个专业七个班（建62、工62；建63、工63；建64、工64甲、工64乙）之外，还有从中专抽调部分学生组成三个大专班（专60、专61、专62），共有十个班近三百名学生。当时业界就盛传内蒙古建筑学院受清华的大力支援，深受清华的影响，因此被称为“塞外清华”。

1961年11月，正当大家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时，突然有一天，郑主任急急忙忙把我和杨敬生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们，由于国家极度困难，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自治区决定建筑学院大学部“下马”与内蒙古工学院合并，中专部与内蒙古工业学校合并。建筑学院的领导班子，崔泽霖转任工学院书记，李大林和曾则西转任工学院正副院长。我们知道后犹如晴天霹雳，正在励精图治的师生们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正当大家人心惶惶、忐忑不安、不知所措时，又接到教育部调令，把我和妻子周忆云调去南京工学院（后改名为东南大学）任教。这进一步加深了教师们的恐慌。

当时周忆云在上海家中待产，因报到日期有规定，我只能匆匆结束“中国建筑史”课，把下学期“西方建筑史”的教案、参考书以及讲课大纲都交给了李大夏，教研组和系秘书的工作也都作了交代，于1963年3月8日匆忙赶往南京报到，这一天正好是我30岁生日。

离别前，建筑教研组的同事们举办了欢送会，一批又一批的同事来我家道别，还帮我整理行装，临行时同事们又一起来帮我将行李运往车站。我和每一位同事握手告别，看到他们脸上失落的表情，心情十分沉重。清华支援的学弟学妹和同事都是和我并肩奋斗、患难与共的战友，

突然离开他们，可以想象他们此刻的心情是何等复杂和焦虑，自己的情绪也难以控制，流下了眼泪。

忆云父亲周同庆是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和复旦大学一级教授。根据当时的政策，他可以调一个成年子女到身边。家里商量时我们表示愿留在内蒙古，建议父母调妹妹和妹夫。但高教部认为调我们比调妹妹夫妇容易，内蒙古建筑学院一下马，他们就下了这个调令。

当时我的内心非常纠结，创办学院时我是第一个报到的，我愿意送走最后一名学生，安排好每位教师后自己再撤，没想到调令如此之快，如此仓促，使我成为第一个撤离的人，心里充满愧疚。

大学部下马之后，1958、1959两年入学的学生按教学计划毕业，1960年入学的学生则被动去牧区插队，叫作“上山下乡，男女搭配，成双成对，政策优惠”，但大部分学生仍愿留校继续学习，学校为此也作了安排，按本科学历提前一年毕业。1961年入学的学生则转入内蒙古工学院其他专业学习。

1963年建筑学院下马后，大学部并入内蒙古工学院，虽然为此成立建工系，但不招生，形同停办。

幸运的如郭日睿、张祖荫等老师，分配去了自治区设计院。除了个别人留在学校教基础课或做行政工作外，其余教师按干部调动手续陆续调出学校，但当时基本建设大量删减，各单位都在紧缩编制，例如有一百多人的内蒙古自治区设计院减员一半，压缩到55人，其中留了20个名额接受内蒙古建筑学院下岗的教师。外省市闻讯也纷纷来内蒙古要人，自治区才发现人才之重要，不肯放人，但又无力按专业对口安排

工作，有些由人事局安排调动，剩下的教师分到中学教书，去人民银行当会计，清华毕业的章家骐和王梦琪去多伦县废品收购站，戴仁宗去乌盟管马车队，笑称“弼马温”。

1975年工学院建工系，在只有七名教师的情况下恢复了工民建专业并开始招生。1985年建筑学专业也开始招生，此时在校任职原来清华支援的教师只剩下刘安民、唐乙龙和李大夏三人。1993年工学院更名为“内蒙古工业大学”（简称“内工大”），2000年6月内工大建工系一分为二，成立了建筑和土木工程两个学院。2008年建筑学院下设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和环境设计四个本科专业，相应设系，教职工近百人，招收的本科生达到1000多人。

当年内蒙古建筑学院附属的中技学校并没有随大学部下马，而改名为内蒙古建筑学校，迁往乌拉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土贵乌拉镇。“文革”之后才重新迁回呼和浩特市。历史似乎像跑马灯一样，开了一个玩笑，1999年经过了41年长跑后又回到原点，重演了1958年的一幕，再次戴“帽”成立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学院，三年后更名为内蒙古建筑职业学院，含建筑学和工民建等专业。这个学校发展得很快，几年来为国家培养了8万多名毕业生。赵向毅老师一度从内蒙古轻化工设计院调回职业学院，担任了一届院长。

建筑学院下马后，清华仍然关心内蒙古的工科教育，不断分配毕业生，不断接受进修教师，一如既往地支援。内蒙古工大老干部逐渐退休后，基本上都是清华人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发挥作用，从1984年开始到2019年底的三十多年，清华毕业的

□ 史料一页

本科生和研究生有9位先后担任了校领导（先后担任内工大正副书记、校长的有：李希玉、李铁生、塔拉、文健、孟昭昕、张治务、常佶、邢永明、董方），担任系处一级领导的校友更多。早期评为教授的大都是清华校友或去清华进修过的教师。故内工大直到今天仍被人称作“塞外清华”。

改革开放后，职业学院与工业大学两所高校形成并存的局面。内蒙古的建筑教育自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

两个学校在他们的文宣资料上都声称自己的前身是内蒙古建筑学院。建筑学院大学部虽然迫于形势于1963年并入工学院“休克待业”，但它的历史贡献以及创业的精神仍在影响着这两所学校。在它存在的五年期间不仅留下精神遗产，而且也为内蒙古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五年的存续期间，它培养出内蒙古第一批土建专业合格的大学毕业生。从他们毕业后的表现看，内蒙古建筑学院的教学质量应该受到肯定。

他们当中多数人毕业后考取了一级建筑师和一级结构工程师的资格，一些毕业生先后担任了单位的总工。有许多名工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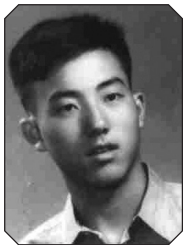
建专业的毕业生在公路建设系统任职，在内蒙古公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屡受表扬。

建63班长刘振国毕业后分配去部队，因业务出众，成为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厅的政委（军级），负责我国最高领导人的住宅和其它重要项目的设计；建64徐朋因努力工作，担任了中国建筑总公司的总经理（副部级）；建62的范祥担任了内蒙古自治区设计院的院长；建63的李国忠担任了包钢设计院的院长；建62的李惠生担任新疆设计分院的院长；周仿柏担任了内蒙古自治区外办主任。还有一些毕业生成了自治区省处级干部，也有毕业生自主创业。建62的王勇来我上海公司帮过忙；拥有多项设计专利的李惠生从新疆调来上海后，和我一起研究过经济型住宅，成果联名在《建筑学报》上发表。

掐指算来，64年已经过去了，喜看内蒙古建筑教育如今蓬勃发展，两所高校的土建专业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清华大学仍在不断关心和帮助内蒙古的教育事业。作为一名90岁的过来人，抚今忆昔不胜感慨。遥祝母校的博爱精神永驻，祝内蒙古建筑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附：支援内蒙古建筑学院的部分清华毕业生

（在校档案照片）



奚树祥



唐乙龙



郭日睿



吴炎堃



杨龄玉



田瑞玲



戴仁宗



顾士明



张祖荫



李吉人



周忆云



李松德



陆际明



梁庆宏



万晓爱



王麟征



李梅丽



李祖涵



刘安民



刘思雄



杨洪侠



章家骐



王梦琪



乌兰娜日



方永秀



李洪琳



王锦平

建筑系毕业生：1958 届奚树祥，1959 届唐乙龙、郭日睿、吴炎堃、杨龄玉、田瑞玲、戴仁宗、顾士明、张祖荫、李吉人，1960 届周忆云，1961 届李松德、陆际明；

土木系毕业生：1955 届梁庆宏，1958 届万晓爱、王麟征、李梅丽、李祖涵、刘安民、刘思雄、杨洪侠，1959 届章家骐、王梦琪、乌兰娜日、方永秀、李洪琳、王锦平